

# 与母亲书

(组诗)

文/何军雄

## 与母亲书

和故乡塌陷的庄院一样  
额头的白发残差不齐  
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  
与早起的鸡鸭一同赶路

手掌上,老茧占据着大半  
耕耘的身影随处可见  
在播种的田园里大显身手  
将一亩地的早情用汗水浇灌

如同一束油菜花的草籽  
在精彩纷呈的田野里抒情  
每当写下母亲两个字的时候  
脚步已踏上了故乡的版途

## 光芒

母亲,您的身影就是灯塔  
照亮儿子前进的道路  
更像是一架陈旧的钟表  
每时每刻敲醒着别人

用心铺就一条金光大道  
零星的白点,是母亲的身影  
连绵成一幅盛世的画卷  
如长城一般伟岸挺拔

时光遗留在额头的白霜  
将一抹晕红的色泽涂染  
在光辉岁月攀爬的路途上  
血液流淌的声音从耳旁穿过

## 母亲辞

在乡下,母亲耕种的土豆  
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亲热  
双手抚摸着每一颗仔粒  
都舍不得把他们种在地里

在田园里播撒着青春  
将内心的苦闷说给羊群  
豆大的字不识得几个  
说出的话句句都是经典

每天穿梭在田间地头  
用脚步丈量着土壤的墒情  
想家的时候,渺渺炊烟  
在母亲的劳作中向外飘飞

## 雪花辞

满山遍野,山川一片洁白  
覆盖了冬日的傲骨与霸气  
一抹相思的白,顺着风  
将四季的严寒吐露

冬日里,雪花就是精灵  
来自天堂的神话。浩瀚辽阔  
以一副柔若的心肠飘飞  
从一场寒冷到另一场寒冷

雪花刺痛着冬天的神经  
簇拥在巢穴的鸟,梦想春天  
静候于季节深处的寂静  
和冬天一片雪花一起消融



## 故乡书

杏花怒放。蜜蜂成群结队  
朝着故乡的版图,逼近  
山顶徘徊的云,低头不语  
将山村的美景尽收眼底

麦浪翻滚,镰刀挥汗如雨  
田地里,满是收获的喜悦  
成熟的稻谷,低着头颅  
如同一位博才的老者一般

羊群漫步山林,鸟雀齐鸣  
颗粒归仓,猫守住洞口  
高大的槐树,落叶归根  
游子返乡的影子在山间闪现

## 冬暮图

冬天将雪花藏进棉被  
用炽热的手,取暖  
冬暮遮住了乡村的面目  
一场风,将雪的憧憬吹开

炊烟,如同一个人弯曲的腰  
在冬日的苍茫里逐渐消散  
野兔奔走,落叶铺床

星光还在熟睡,月色出逃

冬天是画家临摹的写意  
在严寒中抒情。静物  
都在一个人的内心升腾  
成一腔高亢明亮的歌谣

## 蝉鸣

一语道破夏天的秘密  
在草丛的根部一展歌喉  
夏日的舞台上展示自我  
傍晚时分,休整兵马

和一只鸟雀相媲美  
将身心潜伏于一片绿叶  
高于天空的鸣叫。夏日  
在芦苇的怀中静候

叫醒一个季节的耳朵  
和麦苗的黄一起滋长  
把夏日的美景尽情书写  
用歌声唱响夏天的激情

## 母亲

孕育过生命的奇迹  
在晨曦的露珠上点拨  
一亩庄稼的茁壮  
和儿子一样操心费气

佝偻的脊梁和扁担一样弯曲  
陡峭的山坡上,背着柴  
身后的羊群,跟着母亲  
踩着夕阳的韵律一同回家

母亲,用粗糙的双手揉面  
喂养儿子四十年的心灵  
额头的鱼尾纹,写满沧桑  
以及生活的重担和压力

# 南瓜藤儿攀墙来

方华

清晨,推开窗户,一朵金黄的花朵跃入眼帘。原来,楼下不知谁栽的一棵南瓜秧儿,竟沿墙攀了上来。看着这朵黄艳的花儿,感觉一股清新的乡情扑面而来。

在乡下,南瓜是很随性的一种植物,几乎家家都会在地头坡边、篱旁墙下种上几株。松了土,埋下上年留下的瓜种,施上一点肥,浇上一些水,就很少有人去打理它。顶多是在连日骄阳后,得闲给它两瓢清水。

在我幼时,乡下每户人家都有个挨个的几个仔儿,就像一根南瓜藤儿,结着一串青涩的小瓜。物资匮乏的年代,谁也不把、也不能把自个的仔儿金贵地养着,真的像房前屋后栽种的南瓜儿呢。

也就在不经意的时光里,那瓜秧儿就扯了藤,一路攀爬着开着花、结着钮。那钮儿越来越大,有时恍然惊觉,这瓜儿咋一夜间就长得这么大了呢?

如同我经年以后一次回乡,那原先在一起光腴戏水的小伙伴儿,已一个个出落成壮实的大小伙、俊俏的大姑娘儿。

可也别轻视了这看不上眼的南瓜,在那温饱都难解决的年代,也填饱了不少饥肠呢。南瓜粥是农家人碗中常见的主食,蒸南瓜也是当时孩子们手中的一道美食。家中若有巧妇,这不起眼的南瓜儿也能翻出新鲜的花样。

记得母亲会将花托短、不结钮的雄花儿采下,用当年榨出的菜籽油儿一煎,盛入盘中,是一道既好看又清香扑鼻的佳肴。

青青的南瓜藤儿,在母亲的手里也是一道美食。见母亲一条条地撕去藤儿外面的皮,留下里面青嫩的芯儿,剪成段,配上红辣椒丝儿在锅中一炒,是一道清爽可口的下饭菜儿。

有时家中来客,又一时不及采摘

新鲜的蔬菜,母亲会拎起墙角堆放的一只南瓜,剖开,切成丝,在大火上暴炒。那脆甜的味道,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,似乎里面隐含着那个年代的味道,以及母爱的味道。

大热的夏天,母亲会将南瓜切成月牙儿形状,抓上一把绿豆,熬一饅的南瓜绿豆汤,凉着,解渴又降暑儿。

南瓜瓢儿,母亲用来喂猪。南瓜籽儿,母亲会在塘中洗净,晒干,炒熟了,成为大人小孩口中嗑着的香喷喷零食。

那时的乡下,卫生状况很差,小孩子的脸上都有虫疤。城里的孩子用宝塔糖(当时的一种驱虫糖药)驱蛔虫,乡下孩子驱虫就是吃生南瓜。生南

瓜难吃,母亲会将南瓜捣烂,加上一点糖,这样,我们就不会食之难以下咽了。生南瓜驱虫很灵,现在来看,还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环保绿色的新潮药品呢。

"一条大青龙,爬上院墙头,生下一窝蛋儿,个个大麻球呀。"看着眼前这攀上窗沿的南瓜藤,看着这朵黄灿灿的南瓜花,忽然记起儿时母亲唱给我们的这首南瓜谣。歌声里,那乡情的藤蔓从心口里长出,盘盘绕绕缠缠绵绵;而母亲的的笑容就宛如藤上的那朵花儿,明媚而灿烂。

